

# 她、他和他的 版纳野牛

TATAHETA  
DEBANNAYENIU

李 栋 著



·女作家丛书·

她和他的  
版纳野牛

李栋萧

漓江出版社

# 他、她和他的版纳野牛

李 林 编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198,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 000册

统一书号：10256·213 定价：1.40元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特色鲜明的中篇小说集。所收的五个中篇均以珍稀动物及动物科研工作者为主要描写对象。作者曾长期生活在自然保护区，与科研工作者及少数民族同胞朝夕相处，因而，作者笔下的原始森林、珍禽异兽、山光水色、民族风情等，均显得有声有色。全书充满着神秘与传奇色彩。

封面设计：何幼明

## 八桂作家丛书

- |        |     |   |
|--------|-----|---|
| 故 人    | 陆 地 | 著 |
| 妻子来自乡间 | 李 斌 | 著 |
| 莲塘夜雨   | 黄飞卿 | 著 |
| 二灵子的婚事 | 赵清学 | 著 |
| 珠 兰    | 朱旭明 | 著 |
| 离离乡间草  | 于 峪 | 著 |
| 江和嶺    | 黄 钰 | 著 |
| 椰风蕉雨   | 李英敏 | 著 |
| 隔壁官司   | 韦一凡 | 著 |
| 去温泉之路  | 聂震宁 | 著 |
| 锁 王    | 柯天国 | 著 |
| 新庙祝传奇  | 彭 甸 | 著 |
| 遥远的桃榔树 | 孙步康 | 著 |

# 目 录

|                  |        |
|------------------|--------|
| 怜子如何不丈夫 .....    | ( 1 )  |
| 猿啼林莽 .....       | ( 66 ) |
| 狗熊·香獐·厂长 .....   | (170 ) |
| 他、她和他的版纳野牛 ..... | (216 ) |
| 欢迎你到望岗来 .....    | (251 ) |
| 后 记.....         | (301 ) |

# 怜子如何不丈夫

## 1. 儿子——

春节前几天，爸爸给我发来一封电报：

家中安好，父即去探望，请候。

三年了，每当节前打点行装，准备和其他知青一样回去探亲的时候，他便给我发来类似的电报。他从未实现过自己的诺言。说穿了，就是不让我回叠城罢了。难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难道做父亲的能这样玩弄儿子的真情与信任？好吧，父亲不把自己的儿子当儿子，请便！可是我还有母亲，不能象他对待我一样对待亲爱的母亲！接到这封电报，我气得把它撕个粉碎，扔到地上，噔噔噔地跑回知青屋，给妈妈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正准备回去，爸爸的电报便来了。我知道，他又在欺骗我，搪塞我，不让我回去看您老人家了。难道为了他的什么半边鱼、长尾雉、白头乌猿……我就得一辈子窝在上沃村，永远不见亲人面？！

我实在弄不明白，这些年来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变得那么自私、冷酷、残忍！甚至连做父亲的，也在利用儿子，出卖儿子的圣洁的爱！是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不可理解而又赤裸裸！

亲爱的妈妈，三年来，您的信一次次的潮糊了我的眼睛，使我在这冰冷的世界得到温暖和力量。我是多么想念您啊！当我得知您重病在床，我都快要急疯了！我不止一次梦见我回到您的身边，扶您去看病，给您煨汤熬药……又不止一次在梦中哭醒。上沃村离叠城才三百多公里，谁能想到使母子如隔云天的，竟是名曰父亲的他！而且居然把这种人为的阻隔美其名为责任！不，我不能理解与原谅他！或许如您所说，世上总有难为常人理解的高尚情操和不朽的事业，但我断定：一个连亲子之情也没有的人，是任何大事也干不来，与任何美好的情操无关的！

亲爱的妈妈，我的忍耐已到极限，我对您的思念与日俱增，今年春节我一定要回去！回去！！我只恳求您一件事：别再阻拦我……

信发出去了，我掐着指头计算回信的日子。可是妈妈的回信简短得象电报，而且字体歪斜，仿佛写信时握笔的手在颤抖：

秀峰儿：

来信收到，你错怪了爸爸，他的事业与生命是和青山连在一起的。他只能以探望你的借口回到青山的

怀抱啊！秀峰儿，你就再委屈一次吧。你父亲象我一样地爱儿子……

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逆拂母亲的意旨，只好窝在上沃村，再过一个孤凄冷寂的春节。

上沃村还有十多个知青，除了无家可归的胖子朱连，已经全部走光了，一排六间知青屋，显得空荡荡的。从昨天起，老天爷也板起了脸孔，绵绵阴雨下个不停，村上一阵紧过一阵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弄得人人自危，赶跑了最后一点喜气，偶尔传来几阵单调的鞭炮劈啪声，听来更象声声叹息与哀鸣。这哪象是过年，简直是办丧！我的心堵得慌，不由拿过朱连的吉他，边弹边唱起我替一位无名诗人谱的歌曲来：

妈妈，您那深情幽怨的眼睛，  
向着命运坎坷的波澜；  
您用泪水汇成的清泉，  
将儿子的魂灵洗染……

突然，门扉被哐当一声踢开，一个矮胖的身影带着一阵酒气撞了进来——那是朱连。准又是到哪里灌“马尿”去了，弄得醉熏熏的。他见了我，扬了扬手中的酒瓶，嚷道：“喂，没、没出去呀？！又在唱这首鬼歌！歌唱家，别、别他妈的老在折、折腾自、自己了！村东头王二麻昨天套、套到一只大狗熊，四——四百来斤呢，去弄它几——几斤来，显显你的手艺。没家、家可靠，我们靠山吃山！瞧，这是我讨来的蕨、蕨芭酒，咱哥俩喝——喝它两盅！”

瞧这家伙，舌头都硬了，还喝呢！我头也不转，冷冷

道：“算了，没意思！”

“怎么才、才算有、有意思？”朱连摇摇晃晃，走到我跟前，“那帮王、王八蛋，有本事的，早、早飞啦，顶不济的，城里头也、也有个窝，剩下咱俩没人要，没、没家回的哥——哥们，还不是一块喝两口，过、过个年？支书说、说了，青山要成立机、机械采伐场，我们得转、转点到青山北、北区的花、花云寨去。支书还、还说，回不了城的老、老插，统统吸、吸收到采、采伐场当工人。哈哈，我们也要当领、领导阶级，每月领、领几张‘工农兵’啦，能不喝、喝两盅庆祝庆祝咱们他、他妈的新、新生活？！”

甯，原来是为这个才转点的，这对我倒是新闻，我不由地问：“此话当真？”

“不蒸（真）还是煮？！大年初一讲、讲瞎话，天打五雷轰！”

我呆住了：这倒是个新情况！老插的日子我早过腻了，要是没有回城的希望，当个伐木工人也不错嘛！只是一当上伐木工，就得一辈子窝在大山沟里，妈妈同意么？对，这是大事，应当回去和妈妈商量商量，她不会因此责怪我的。想到这里，我下了决心，站了起来：“那好，明天我回家，赶个尾巴年。”

“回家赶尾、尾巴年？”朱连吹了一声口哨，瞪着小眼睛，嘲弄似地看着我，酒也醒了不少，“别大、大话扯《西游》了，老子无、无家可归，你、你他妈的也和孙猴子一样，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根本就没什么家！”

我火了，几乎吼着说：“不，我有家！家里有妈妈！”

朱连愣了。也难怪，因为我生父亲的气，从来没和他谈过我家的情况，也许他以为我和他一样，也有家难奔呢！我不由放柔了声音，喃喃地：“真的，我其实是有家的，家里有亲爱的妈妈，她是我的温暖和希望。”

我这一说，朱连象被螫了一口，脸色骤变，跳了起来，大声嚷道：“妈妈、温暖、希望……屁！你这石头蹦出的孙猴子！你这——”他又拔开瓶塞，仰脖喝了一口酒。

“你给我住口！”我狂怒地警告。

“好，好，不说她也罢。”朱连抹了一把嘴唇，一下子又换了一付玩世不恭的模样，醉意全没有了，笑嘻嘻地看着我，“那么你爸爸呢——我问的是亲爸爸，把自己的儿子当儿子的亲爸爸。”

我的心头一阵抽搐，就象有把无形的刀子狠狠地戳了一下，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死了！”

“哈哈！”朱连咧嘴怪笑，“原来如此！那就不难解释了，老打电报的是你的后爹，你是油瓶仔，当然不要你回去咯！”

一股怒气直冲脑门顶，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喝一声扑上前去，当胸给他狠狠一拳。朱连一个趔趄，退了两步，身子撞到墙上，“啪”的一声，酒瓶摔碎了。

揍他！或挨他揍！反正一个样，要不难平我这满腔积郁与怒气。我高高扬起拳头又进逼了两步。

奇怪，平时爱招惹是非、打起架来从不让人的朱连不但没还手，反而走前一步，把脑袋伸过来：“打！往死里揍！搭傍哥们帮忙，借条西天路，好找爸爸诉我的冤和屈。打

呀，你这孬种，为什么不动手了？！”

我能打得下手么？高擎的拳头，慢慢垂了下来，脑袋嗡嗡直响，我猛地一把搂住了朱连，带着哭腔喊：“小胖，我不该动手，我对不起你——我的心实在堵得慌，能敲得出火哟！”

他哭了，越哭越伤心，一边抽抽嗒嗒地说：“我、我比你惨啊！武斗那阵子，爸爸被打死了，妈妈改了嫁，不要我了，我写信，她不回，我去看她，她赶我走，我成了个孤儿，没人要，没人问……她可是我的亲生母啊，竟这么的狠心！难道当今世界，真象大家说的，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各人顾各人……”

他的话，越发刺伤了我的心，我们两个男子汉就这样搂在一起，哭成一团。

终于，我们俩人一人拖张独头凳，坐了下来。我多么想和朱连说说我那死板无情的父亲，发泄一通对他的怨愤啊！但说来有什么用？我又把话咽了下去。

朱连也低着头，默默地想着他的心事。好半天，他突然仰起脸，带着哭声问我：“小峰，你说说，这些年来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变得那么自私和冷漠了呢？”

天啊，我能回答么？！

## 2. 父亲——

又停电了！往年再不济，几个大节日也会撑一下门面，诸如限量供应几斤一号米啦，多增加半斤猪肉啦……电，却

是从来没停过的，想不到今年春节却让大家摸黑！唉，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如此折腾，何时休？何时了？小峰对我的误解也越来越大，最近一封信，简直我连父亲也不配当了，可是我却不便在信上向他多解释。梦倩的病越来越重，真怕她支持不了几天！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母子连最后一面也见不上，我怎样向小峰交待啊！可是梦倩却那么的固执，硬撑着给小峰写了一封信，不让他回来！我在屋里实在呆不下去，听听她细长的鼻息，似乎已经睡了。我的心象被一团烈火烧灼，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

天，黑魆魆，风，冷嗖嗖，纷纷扬扬的牛毛细雨简直是无休无歇，我的脑子里仿佛塞了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我沿着依稀可辨的仄径，茫无目的地信步走着。半小时，一小时……我的脚有点麻木了，衣裳也被濡湿了，阵阵寒意向背项袭来，唉，自然界的冷风细雨，又怎能抚平我那满腔块垒，一抔积愆？！

仿佛是鬼使神差，我来到了标本馆前。过去，这里曾是研究所的圣地，大批生态标本，特别是青云山自然保护区的珍稀动物标本，除了半边鱼虽多方寻觅也捕捞不到外，全部存放在这里了。可是文革开始不久，这里便被查封了。先前，还郑重其事的锁锁门，后来便无人再过问，锁头也不翼而飞。造孽呀，这么一大批生态标本，几乎全糟踏光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或者装着不知道这些标本还在解放前便开始搜集，是无价之宝？！我曾偷偷溜进去看过几次，不幸有次被人发现，遂成了“人还在，心不死”的“铁证”，被狠狠批斗了两个下午，这里也成了我的禁地。可是每从这里经过，我

都要用最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进去看一看的欲望。今天，我再也不能自持了。我忍受够了，只要能进去看看，再批斗几次我也认了！想到这里，我趑转身子，推开了虚掩着的半边门，闪身走了进去。

我捏亮电筒，一束已经有点发红的光柱投射到一只黑塌塌的怪影上——原来是一具倒置的月牙熊标本，它一头扎在地上的一汪脏水里，怕人似地把屁股撅得老高。我记得很清楚，它是一九五六年对青云山原始林区进行第一次综合考察时捕获的，为它还摔伤了一位考察队员呢！我连忙把它扶起来，好不容易才挪到旁边一块干爽的地方。

光柱又移到一支歪倒一边的鸟类标本上，那是珍贵的顶羽极乐鸟。过去青云山并无此种鸟的记述，直到第三次综合才偶然发现了它。为了庆祝青云山的动物族类又增添了这么一种声势显赫的居民，捕获到它的当晚，我干了半碗酒，平生第一次尝到了醉的滋味。这个标本还是我亲手剥制的呢！可是现在，它身上织锦般华丽的毛羽被拔得光秃秃的，仅剩下翅膀上的一点点了。

光柱又移到一只猴形动物标本上，我差点喊出声来：白头乌猿！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世界上只有我国有，我国又只有青云山一条狭长的林带有这种猴类。青云山所以划为自然保护区，至少有相当成份为的是它啊！世界任何一个动物园都会把拥有它视作莫大的荣耀。就象希望得到我国另一种珍稀动物熊猫一样，为了弄到一只白头乌猿的生态标本，国外的自然博物馆什么代价不肯付出啊！可是现在它已一文不值了：上肢断了，尾巴也没有了，曾经是油光水滑的浑身黑

毛，霉坏了三分之二，灰一斑白一块的令人不忍卒睹！

我的心头一阵搐痛，身子禁不住摇晃起来，一层泪翳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再没有勇气看下去，身子一软，靠倒在一月标本架旁。电筒也熄灭了。

眼前一片黑，心境一团灰，时间仿佛凝住了，思维活动仿佛也停住了，只觉得心头的阵阵痛楚在加剧，在扩散……

不知过了多久，门“呀”的一声复被推开，两条晃动的黑影闪了进来，接着是标本翻倒的响声，压低了嗓门的说话声，以及抢夺什么的争闹声……我吃了一惊，连忙捏亮了电筒，走上前去。

一声惊叫，原来是两个孩子。一个矮胖，一个瘦长，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把长长的、非常漂亮的羽毛，正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但旋即，他俩又轻吁一口气，变得满不在乎了——大概他俩已看清我是谁了，反而大摇大摆的迎了上来。

“哦，是你呀，还带着手电筒咧，好，帮我照亮一点。”瘦长孩子大咧咧地对我下达了命令。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手上拿的，可是白鹇和冠斑犀鸟的羽毛呀！你们怎么能……”我心疼地说。

矮胖孩子嘴一扁：“干什么？找鸡毛，扎毽子呗！你管得着么！”

“小朋友，这里是标本室，可没什么鸡毛啊！”我放缓了声音，“看，你俩把白鹇和冠斑犀鸟的尾毛也扯下来了！你们听说过白鹇么？它也叫寒鸡，动物分类学把它列为鸡形

目雉科鸟类，是国家二类保护动物。这支标本，是叔叔和阿姨好不容易才在青云山捉来，加工制成的。冠斑犀鸟也是国家的二类保护动物……”

“去你的，谁听你放毒？！”瘦长孩子扬了扬手中的羽毛，盛气凌人地打断我的话，“我爸爸说了，这里面的东西，是修正主义的破烂货，要扫到垃圾堆里去的。”

“你爸爸——”我想不起这孩子的爸爸是谁了。

“就是金主任，专门专你们这帮牛鬼蛇神的政的，怎么样？！我认得你，你是牛鬼蛇神秦怀可！”瘦长孩子胸脯一挺，越发神气了。

怎么办才好呢？！不过我还是希冀能说服这位“小革命者”：“小朋友，这里可是动物研究所啊！研——究——所，懂了么？就是研究动物分类，研究动物的生态生物学，探索在环境条件改变下动物种群的动态规律，指导珍稀动物的保护工作……”

我简直是昏了头，竟然说起这些过去大学课堂上才说的话来！可是站在我面前的，却是两个满口革命词藻，拿白鹇、冠斑犀鸟的尾毛扎毽子的孩子啊！

好心人常常说我太迂腐，“英雄”们则说我每时每刻都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也许说的都不无道理，我常常不得不为此而自食其果。

果然，两个孩子听着听着，瘦长孩子首先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嚷道：“你这个老牛鬼，你放毒！”

矮胖孩子立即响应：“对，放毒！我告诉爸爸去！”

两个孩子又叫又嚷，手拉着手，一溜烟地跑了。

我踉踉跄跄走出标本室，顺手关上了门。这时雨已止歇，天色却越发晦暗了，凛冽的寒风把四周的树叶吹得沙沙作响。刚才那一幕，使得本来就恶劣的心境增加到十分，一种难言的痛苦与惆怅涌上心头。倒不完全是因为这些珍贵的标本被糟蹋，可怕的是导致这些珍贵标本被毁的逻辑：它们已变成了要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封资修破烂货；也不完全是因为孩子的无知、无礼与出言不逊，可悲的是如果评价起两个孩子的所作所为，恐怕还会有人大加夸奖呢！我的心阵阵疼痛，就这样木然地站着，站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背后伸过一只抖抖索索的大手，搭在我的肩头。转脸一看，原来是路宾。文革前，他是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刚批“三家村”，他便被打入另册，直到“批林批孔”才得解放，并“结合”到革委会后勤组当个副组长。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又成了“正在走的走资派”，受到大字报的围剿。文革前我任研究所的业务副所长，与他的关系就很不错，住牛棚时我们又床并床地一起被“专政”了三年多，两颗心贴得更紧了。从牛棚出来后我一直被“挂”起来，根本没法工作与完成我的专题研究，我苦闷极了，我偷偷地撰写起一部早在文革前便已着手了的关于青云山珍奇动物的专论来。他知道后，给我热情的鼓励与支持，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居然把我被抄走的一些原始材料和笔记交回给我。可是光凭这些还不行，我还得到青云山去作一些实地考察。自然，通过正常的途径去青云山是万万不行的——在“英雄”们的眼中，这与复辟何异——于是我让小峰到紧挨青云山原始林区的丽江县上沃村插队，打算借口去看儿子，